

吴晗全集

第7卷
杂文卷(1)

吴晗 著 常君实 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吴晗全集

第7卷
杂文卷(1)

吴晗 著 常君实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吴晗、尚钺与费孝通在一起。

吴晗和周总理、贺龙、田汉在一起。





1956年2月28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孟买接见中印友好协会访印文化代表团团长吴晗和团员。前排右四为尼赫鲁，右五为吴晗。



吴晗全家合影。前排右起：吴晗、袁震、吴浦星（小妹）、吴浦月（大妹）；后排右起：吴浦星的爱人李超、吴晗胞弟吴春曦。



1956年，吴晗访问巴基斯坦时，在欢迎会上讲话。



1957年2月1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去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访问回到北京，吴晗前往机场迎接，与彭真握手交谈。左一为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



吴晗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看戏。



吴晗夫妇和抱着吴小彦的朱德夫人康克清同孩子们在一起。

目 录

历史的镜子

论社会风气	3
论贪污	7
贪污史的一章	12
生活与思想	18
文字与形式	21
报纸与舆论	24
治人与法治	27
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	32
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37
说士	42
宋代两次均产运动	
——人民的历史之一章	45
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48
明代的奴隶和奴变	58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	65
论晚明“流寇”	68
论五四	73
论图籍之厄	76
附录一：史话	80
一、元末的军政	80
二、撒花	81

三、两道檄文	81
四、黄菜叶	82
五、人生五计	82
六、特权阶级与礼	83
七、刑与礼	84
八、庶民服饰	85
九、阮圆海	87
十、债帅	88
十一、小民与巨室	89
十二、□员论	89
十三、衍圣公和张天师	90
十四、班禄惩贪	91
十五、言官与舆论	92
十六、家天下	93
十七、主奴之间(一)	94
十八、主奴之间(二)	96
附录二：旧史新谈	98
一、糊涂和卑鄙	98
二、桓灵和晋武帝	99
三、拍卖行	99
四、墨敕斜封	99
五、官商合一	100
六、报功文书	100
七、空谈和实践	101
八、冗兵冗吏	101
九、书帕	102
十、贪污史例之一	103
十一、贪污史例之二	103
十二、贪污史例之三	104

史事与人物

回纥助唐记	109
论奴才	
——石敬瑭父子	114
“社会贤达”考	119
奴隶翻身的史例	123
关于魏忠贤	126
哭一多	133
闻一多的“手工业”	140
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的回忆	144
读《二千年间》	148
《明太祖》和《从僧钵到皇权》	154
苏渥洛夫传	160
读《对马》	165
记张荫麟（公元 1905—1942 年）	174
毛鸿上校	181
记第八大队	
——还乡散记之一	186
浙道难	
——还乡散记之二	195
真空的乡村	
——还乡散记之三	205

投枪集

前言	213
给士兵以“人”的待遇	217
新时代和新妇女	220

吾人并非为制造一批百万富豪而战	222
惩办汉奸,大赦政治犯	225
人身自由何在?	228
士兵们,放下枪杆来!	230
正告赫尔利将军	232
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	235
《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序	237
“一二·一”惨案与纪纲	239
论说谎政治	243
向政治协商会议控诉!	246
不提旧账和不提联合政府	248
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	250
对玩火者警告·向人民申诉	254
行动比文字更重要	
——论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	256
论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	259
图穷而匕首见	262
论历史观点	264
从妈妈说起	267
两个赤字时代	270
救灾必须停战	272
警管区!特务国!	276
决定今后历史的十五天	279
论反内战运动	281
论打手政治	290
哭公朴	295
哭一多	312
闻一多先生传	316
一多先生周年祭	320
论法统	322

论暗杀政治	331
论中立	337
论文化杀戮	341
怎么办?	344
论新基础	351
论经济紧急措施方案	355
论纪念五四	358
论南北朝	361
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	372
论戊戌变法	374
悼朱佩弦先生	381
航海攻心战术	384

灯 下 集

前言

——灯下杂谈	389
从商品生产想到中国商人的起源	396
郑国的商人	398
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	400
古代的农书——《齐民要术》	402
《农桑辑要》	405
木棉的广泛种植和传入朝鲜	408
谈烟草	410
古代战争	416
古代的斗将	418
斗将的武艺	420
阵图和宋辽战争	422
明代的火器	430
劳动	432

刺配	434
度牒	436
古代的服装及其他	438
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	440
古人读书不易	443
唐顺之论明代刻书	445
厚今薄古和古为今用	448
宋明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453
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	458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的报告	461
论赤壁之战里的鲁肃	469
论赤壁之战里的周瑜、诸葛亮、张昭	473
诈降和质子	476
孙权劝吕蒙学习的故事	478
谈曹操	480
从曹操问题的讨论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对中学历史教师的讲话	489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则天皇帝》越剧座谈会上的	
谈话	498
论海瑞	503
谈迁和《国榷》	523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	
——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	539

历史的镜子

—————

新
年
好
PDG

说明：

《历史的镜子》是吴晗自己编辑的第一本杂文集，收杂文 47 篇，1946 年 8 月由生活书店出版。为了让读者了解吴晗编辑的他的每一本著作的用意，包括每本书的取名，为了尊重吴晗为编辑自己的每本书付出的劳动，也为了给吴晗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原始的资料，《吴晗全集》收入的吴晗自己编辑成册的杂文集，除对个别重复的篇目进行删节外，其他均遵照原书原貌。

——编者注

论社会风气

宋人张端义在他所著的《贵耳集》中有一段话：

古今治天下多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亲，秦尚刑法，汉尚材谋，东汉尚节义，魏尚辞章，晋尚清谈，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华，本朝尚法令议论。

把每一个时代的特征指出。“尚”从纵的方面，可以说是时代精神，从横的方面，可以说是社会风气。

一时代有它的特殊时代精神，社会风气，也就是有所“尚”，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成问题的是所尚的“主流”，是发端于“治天下者”？是被治的下层民众？是中间阶层的士大夫集团？

就历代所“尚”而说，三代渺远，我们姑且搁开不说，秦以下的刑法、材谋、节义、辞章、清谈、族望、制度文华、法令议论，大体上似乎都和小百姓无干，治天下者的作用也只是推波助澜，主流实实在在发于中层的士大夫集团，加以上层的提倡，下层的随和，才会蔚为风气，滂薄一世。不管历史对所“尚”的评价如何，就主流的发动而论，转变社会风气，也就是所谓移风易俗，只有中层的士大夫集团才能负起责任。

就上述的所“尚”而论，有所“尚”同时也有所弊。社会风气的正常或健全与否，决定这一社会人群的历史命运，往古如此，即在今日也还是如此。例如秦尚刑法，其弊流为诽谤之诛，参族之刑，残虐天下，卒以自灭。东汉尚节义，固然收效于国家艰危之际，可是也造成了处士盗虚声，矫名饰行，欺世害俗的伪孝廉、伪君子。晋尚清谈，生活的趣味是够条件了，其弊流为只顾耳目口腹的享受，忘掉国家民族的安危。王夷甫一流人的死是不足塞责的。周隋尚族

望(唐也还未能免此),流品是“清”了,黄散令仆子弟的人仕,都有一定的出身。谱牒之学也盛极一时,可是用人唯论门第,不责才力,庸劣居上位,才俊沉下品,政治的效率和纲纪也就谈不到了。高门子弟坐致三公,尽忠于所事的道德也当然说不上。宋尚法令议论,史实告诉我们,宋代的敕令格式,一司一局的海行往往一来就是几百千卷,结果是文吏疲于翻检,夤缘为奸。议论更是不得了,当靖康艰危之际,敌人长驱深入,政府群公还在议战议和议守议逃,议论未决,和战未定,敌人已经不费一兵一卒渡过了黄河进围开封了。饶是兵临城下,还是在议论和战,和战始终不决,战也不能战,和也和不了,终于亡国。

史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社会风气所尚的正面,给一群特殊人物以方便,尚族望的给高门子弟以仕进的优先权,尚法令议论的给文墨之士以纵横反覆的际会。反面呢,寒士拮据一生,终被摈斥于台阁之外,国民杀敌破家,不能于国事置喙一字,他们的血是无代价地被这群人所牺牲了。

从历史上的社会风气的正反面,来衡量近三十年来的变局,也许可以给我们以一个反省的机会。

最近三十年间的变革,不能不归功于致力新文化运动的先辈,他们负起了转移社会风气的责任。举具体的例子来说,他们把人从旧礼教旧家庭之下解放出来,他们打倒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买卖式婚姻,妇女再嫁和离婚已不再成为社会的话柄。受之父母的头发给剪掉了,缠足解放了。诘屈难解的文言代替以明白易懂的白话,对于旧的传说和史实重新予以科学的评价,传统的经典也从语言学比较文字学各方面予以新的意义。他们也介绍了西洋的新思想,民主与科学,奠定了新时代的学术风气,综合地说明这时期的社会风气,可以说是所尚在“革”。

反面呢?破坏了旧的以后,新的一套还不曾完备地建设起来,小犊犊犊,前进的青年凭着热情、毅力,百折不回地着手建设所憧憬的乐园,他们不顾险阻,不辞劳瘁,继续前进,要完成新文化运动所启示的后果,结局是遇到障碍,时代落在他们的后面。他们的血汇合起

来成为一条大河，滋润后一代人的心灵，给史家以凭吊的资料。

这一转变正在继续迈进中，光明已经在望了，突然爆发了不甘奴役的抗战，前后经过了七年的艰苦挣扎，创造了新的时代精神，前一时期的思想的解放，于此转变为整个民族的解放了。

七年来的抗战，完成了民族统一的伟业，提高了国际地位，就对外的同仇敌忾这一点来说，我们做到了史无前例，全国人民一心一德的地步。可是就对内方面说，似乎过度动荡紧张的情绪，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常态，“人”重新归纳在民族抗战的前提之下，前一时期所破坏的对象，又以另一姿态出见，另一名词出见了。近几年来随着不正常的物价狂跌，安居乐业的悠闲趣味已被生存问题所威胁，随之社会风气也起了重大的空前的变化，这变化根本变化了个人的思想信仰，被变化了的人所作的不正常的活动，也根本促进社会风气的再变化，循环激荡，互相因果，变化的痕迹有线索可寻，病象也极明白，举目前能够看出来而又可说的大概有几方面：

第一是过去造成社会风气的主流，所谓中层集团的渐趋消灭。这集团包括曾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小有产者。在历史上这个集团的政治意识是最保守的，下层民众的叛乱，多由这个集团负责任压制和救平，元末豪族之抵抗香军，清代后期曾、胡、左、李诸人之对抗太平天国即是著例。这七八年来，这集团的人一小部分离开原来的岗位，长袖善舞，扶摇直上，爬到上层去了。大部分人则被自然所淘汰，固定的收入减为战前的百分之四，终日工作所得不及一引车卖浆者流，失去产业，失去过去可以自慰的优越感，鸠形鹄面，捉襟露肘，儿女啼饥号寒，甚至倒毙路旁，冤死床第，被推落在下层。中间阶层将被肃清了。以后会只剩了上层和下层，一富一贫，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是道德观念的改变。前一时代的社会舆论，所称扬的是有才有能的人（这类人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多），并不一定以财富为标准，著名的贪官污吏，军阀劣绅，虽然满足于个人生活的享受，却也还知道清议可畏，不敢用圣经贤传的话来强自粉饰。现在则正好相反，能弄钱和赚钱最多的是合乎生存条件的优胜者，社会并不追